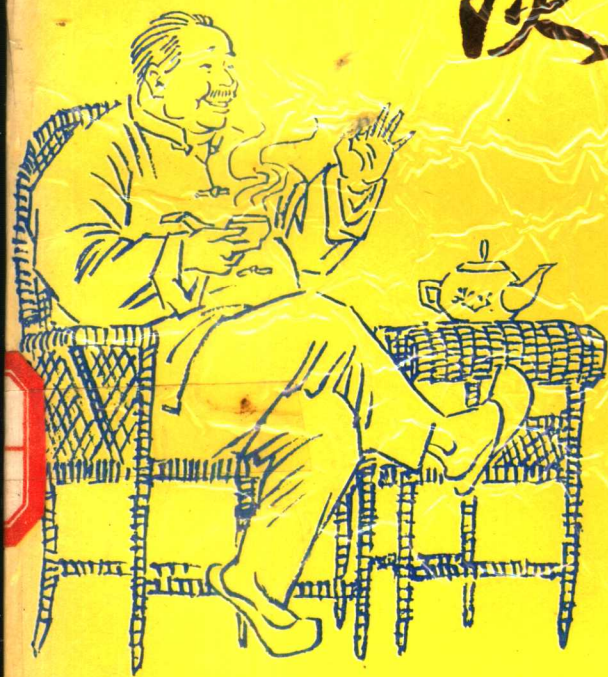


林語堂文集
林語堂 著

無所不談



海南出版社

林語堂文集

I 266

6637

無所不談

林語堂 著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3 号

林语堂文集

无所不谈

责任编辑：谢 军 康晓林

海南出版社出版（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建五局五公司印刷厂印刷 地址：长沙市井湾路 20 号 邮编：410001

字数：320 千字

开本：787 × 1092

1/32

印张：14.5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0-278-x/Z · 22

定价：6.95 元

本书如出现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言

一九六四年冬，马星野先生来美，约我为中央社专栏撰稿人之一。我自一九三六年辞去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的编辑责任，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马先生给我这个好机会，复归旧业，不免见猎心喜，欣然答应。自一九六五春至一九六七年间陆续撰文发表。后因与香港中文大学订约编纂当代汉英词典，势难兼顾，乃又中辍。计三年间所作，不下一百八十篇，前出一、二集已经售罄，读者向隅。乃与开明书店商量，连同一九六八年所写（本应为三集），汇为合集，复分类排比或略补注篇题，以求详备。甫琴先生毅然首肯，且拟重新用老五号字排印，为重修定本，耳目一新。甫琴先生半世知己之隆情厚意，铭感不忘。

书中杂谈古今中外，山川人物，类多小品之作，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中有几篇议论文，是我思想重心所寄。如《戴东原与我们》、《说诚与伪》、《论中外之国民性》诸篇，力斥虚伪之理学，抑程朱，尊孔孟，认为宋儒之以佛入儒，谈心说性，去孔孟之近情哲学甚远，信儒者不禅定亦已半禅。

定，颜习斋、顾亭林已先我言之。此为儒家由动转入静之大关捩，国人不可不深察其故。‘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是我一贯的中心思想，尤详述此议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汇明书店，意将此“合集”与以前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及语丝、晨报副刊所发表文字汇为“语堂文集”，二书合刊为本人全集，与本集所言互相发明，以见本人之一贯旨趣。

关于我的著作目录，请阅黄肇珩《林语堂的写作生活》文后，及《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

一九七三年春日
七十八老人林语堂序

目 次

序言.....	(1)
新春试笔.....	(1)
论色即是空.....	(3)
论西洋理学.....	(7)
关雎正义	(11)
论赤足之美	(13)
说诚与伪	(16)
论孔子的幽默	(20)
再论孔子近情	(25)
论情	(29)
论趣	(32)
论利	(35)
孟子说才志气欲	(38)
论泥做的男人	(42)
论文艺如何复兴法子	(45)
附:说戴东原的知情合一主义..... 张光甫	(49)
戴东原与我们	(52)
关于文化复兴的一些意见	(55)
论做好一个人	(58)
论中外之国民性	(62)

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66)
附:记林语堂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邢光祖 (82)
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	(89)
论学问与知趣	(93)
改造教育原则	(95)
补梁任公论读书的兴趣	(99)
读书与风趣	(102)
附:谈读书之乐	汤宜庄 (104)
论恶性读书	(108)
恶性补习论	(111)
联考哲学	(115)
失学解	(118)
论大专联考亟应废止	(122)
整理汉字——论汉字中之变音变义	(126)
论识字	(129)
当代汉英词典缘起	(131)
国语的将来	(136)
国语文法的建设	(142)
谈文体之变	(148)
从邱吉尔的英文说起	(150)
释雅健	(153)
说雅健达	(157)
论言文一致	(161)
怎样把英文学好	(164)
论有闲阶级与文学	(168)
说新旧文学之不同	(171)

论孟子的文体·····	(173)
附:林语堂给中副小简·····	(176)
论解嘲·····	(177)
笑话得很·····	(179)
论幽默·····	(182)
看见碧姬芭杜的头发谈小品文·····	(195)
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	(199)
白话的音乐·····	(201)
闲话说东坡·····	(205)
苏东坡与其堂妹·····	(208)
苏小妹无其人考·····	(212)
答庄练关于苏小妹·····	(219)
元稹的酸豆腐·····	(222)
说晴雯的头发兼论红楼梦后四十回·····	(226)
续论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	(231)
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	(236)
跋曹允中“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研究”·····	(242)
红楼梦人物年龄与考证·····	(246)
论大闹红楼·····	(249)
俞平伯否认高鹗作伪原文·····	(254)
新发现曹雪芹手订百二十回红楼梦本·····	(257)
一点浩然气·····	(263)
记蔡子民先生·····	(265)
想念蔡元培先生·····	(268)
胡适之述辜鸿铭·····	(270)
记大千话敦煌·····	(276)

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	(280)
谈钱穆先生之经学·····	(284)
说高本汉·····	(290)
说伏尔泰与中国迷·····	(295)
介绍西默农·····	(300)
毛姆与莫泊桑·····	(303)
从碧姬芭杜说起谈萨特·····	(306)
由辜鸿铭说起谈萨特·····	(309)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314)
记纽约钓鱼·····	(317)
谈海外钓鱼之乐·····	(320)
可磨途中·····	(324)
瑞士风光·····	(327)
说威尼斯·····	(330)
杂谈奥国·····	(335)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340)
说乡情·····	(343)
记农历元旦·····	(345)
记鸟语·····	(348)
记游台南·····	(351)
记身体总检查·····	(354)
论买东西·····	(357)
谈新闻事业与现代社会·····	(360)
基金委员会斗法宝记·····	(364)
谈计算机·····	(366)
恭贺阿丽西亚·····	(369)

四十自叙诗序·····	(372)
林语堂自传 弁言·····	(375)
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	(402)
连金城著文学与农业序·····	(408)
帝王生活续篇序·····	(410)
殷颖归回田园序·····	(411)

附 录

林语堂和他的一捆矛盾·····	黄肇珩(412)
林语堂的半世纪良缘·····	黄肇珩(425)
林语堂归隐生活·····	黄肇珩(428)
林语堂的写作生活·····	黄肇珩(431)
林语堂谈休闲生活·····	(438)
幽默大师爱与憎·····	羊汝德(443)
林语堂北山乐隐图·····	羊汝德(449)
谈基督教·····	殷 颖(454)

新春试笔

星野兄来函，嘱我为中央社撰稿，星野真热肠人也。函中未明言如何发表。若谓每周撰稿，只是报道纽约消息，则未敢从命。若一月两次三次，说说话，藉此使国内外文人得通声气，自是不错。记得《人间世》发刊词，曾作数语，以表此意。原文不在手下，大意谓《人间世》略如世人，点卯下班之余，饭后无聊之际，揖让既毕，长夜漫漫，何以遣此。忽逢旧友不约而来，排闥而入，不衫不履，亦不揖让，亦不寒暄。由是饮茶叙旧，随兴所之，所谓或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言无法度，谈无题目，所言必自己的话，所发必自己衷情。夜半各回家去，明晨齿颊犹香。如此半月一次，以文会友，便是《人间世》发刊之本意。

前纽约时报有艾金逊(Brooks Atkinson)专撰剧评。此君在抗战时，曾住重庆一二年，国内当有知者。因其别具文学眼光，不捧场，不敷衍，成为剧评权威。凡百老汇新剧开演之夜，老板捏一把汗，未知艾君以为可取否。后来艾君以年老退休，纽约时报给以专栏，不拘题目，听其自由，眼界一新。艾君读古书多，看新书少，故有其独特见解及风趣。恁寿平谓不落畦径，谓之士气，不入时趋，谓之逸格，画事如此，文章亦是如此。创制风流，在于学者。政治非不可谈，能谈者甚多，且目前急要消息，明年看来，便成隔日黄花，以明年读今年所作，当哑然一笑。住纽约尤易入此圈套，看日报人多，看周刊月刊人少。无论何事，朝报宣扬之，继

之以晚报，继之以无线电，又继之以电视。电视一而再，再而三，由是轰轰烈烈头昏脑胀，以为世事除此一事外，别无他事。及时移境迁，向之所谓非谈不可之陈迹，今日连记也记不得，更无所谓感慨系之。此报纸弄人也。每到法国，便如跳出此圈套，心旷神怡。况政治舞台，亦如观剧，剧情有紧张，有散漫者。肯尼迪总统被刺，一旦成为英雄，在专长轰轰烈烈之美国报界，几乎奉为圣人。有专书，有电影，有肯尼迪飞机场，有肯尼迪太空发射场。于是肯尼迪之哥哥、弟弟、夫人、幼子、老太爷，一举一动，无不成为电视及刊物之好材料。何苦呢？何苦来？

承星野兄之好意，嘱我撰稿。政治既不足谈，惟谈文艺思想山川人物罢了。我居国外，凡三十年，不教书，不演讲，不应酬，不投刺，惟与文房四宝为老伴，朝于斯，夕于斯，乐此不疲，三十年如一日。星野兄叫我拥重兵，征西域，必谢不敏。叫我挥秃笔，写我心中所得，以与国内学者共之，则当勉强。美国编辑，倒有一样好处，凡文稿不好，虽为名作家所作，亦请修改，或退稿。故美国出书，绝无送人情之事。大约每月二次至三次奉上一篇，或意到笔不到，或意思平平，无甚可说，请删节或投之字纸篓可也。

论色即是空

我们山居，窗外所见的是竹篱茅舍，廊外所见的是稻田菜畦，满目苍苍横翠微，饱享眼福，自然身心愉快。半夜蛙声，破晓邻舍鸡鸣，觉得这都是应该的，自然的。城居高楼大厦，离地甚远，又水泥大道，全无曲折，宇宙文章，已不复见，白云苍狗，偶尔一瞥而已。想来少年青松白石之盟，至今始遂心愿。我就不相信，这苍绿一片山阴滴翠的景色，就是空空。

近阅报载，洛杉矶某少年，因吃新近驰名的灵感药，名LSD，觉得四大皆空，正如佛家所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那药实在灵，于是少年横立大街中，看对面汽车来，只当幻影视之，原来色即是空，乃被车轧死。据报载，美国政府的药物管理局称，美国大学生，估量有几万人曾经或是常服这灵感药。好来坞及纽约百老汇的戏业董事人，戏剧批评家三位同意，电影及戏台的演员，有六成常服这药。所谓灵感药，就是因神经受了某种的刺激，特别敏感，如醉如痴，眼前景物，忽变为灿烂世界，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各色异样鲜明，象万花筒，变幻无已。同时精神特别兴奋，或者翱翔天空，或者掠水走过，都不算一回事。因此平常人也有好奇心，偶然尝试一下，倒不一定成瘾。美国医药管理局因这药对于心理病态的研究，有正当用途，所以也反对完全禁用。

现在美国人，说起LSD，如DDT一样，大家知道。LSD即Lysergic Acid Dithylamide之简，是取某种菌炼成的。以前希腊

诗人荷马记载,也有解忧酒 Nepenthe,吃了可与神仙为友,荷马书中又有‘吃莲子者’。舟子到那岛上,吃过都乐而忘返。这正与古书所谓不吃人间烟火相同。至今西文称远东人的雅号,亦称为‘吃莲子者’。近代 Lafcardio Hearn 专讲日本文化最常用,前三年 Arthur Koestler,漫游日本印度,书名即名 The Lotus And The Robot 最引起普通读者注意的,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The Doors of Perception”《妙见之门》一书,一九五四出版,专讲吃这种药的人的经验。赫胥黎氏即以前多玛·赫胥黎(赞助达尔文而著《天演论》的作者)之孙。他的哥哥 Julian 柔利安,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创办人及第一任总干事。这位已故的文豪,我于一九四八年在巴黎会过。Aldous 注意印度运气摄生之法,因及这些超乎寻常敏觉的经验。但他所试的,是墨西哥印第安人的 Mescaline(也是特种仙人掌所取出的),而 LSD 的效力却比 Mescaline 高七千倍,服了可忘却一切烦恼,看破俗见,神游太虚,直上兜率天。但吃了发疯的也有。

这种经验,自然与佛法禅那“色即是空”的猛悟相关,亦与各宗教克服物欲,克服肉身,以理与欲相对,灵与肉相对的态度,不无关系,方法也有相同之处。中世纪天主教僧院也有长期禁食,长期念经,长期思维(静坐),鞭肉,及穿发衫自苦其肉身的办法,以得到某种的超凡默示,如同佛家以禅定,穿“粪扫衣”及达摩面壁九年,以求证道,修得认识宇宙皆空之理。这都是克服物欲以得神感的特殊办法,这些以理与欲相对,灵与肉相对的宗教看法,我都不赞成。戴东原在《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专讥宋儒误解孟子,别孟子性善之性为二类,气禀归人,理义归天,说到理,“如有物焉”(像煞有介事),所以“宋以来之言理欲也,徒以正邪之辨而已。”赫胥黎说,这些以苦楚肉身达到超凡境界的办法,现

在都不必了，因为所需要的，是“得到超凡入圣的某种化学元素而已。”

原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科学的，无可訾议。英国科学家 A. S. Eddington《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所言最详。我们所见所触的杯盘椅桌，无一非空，只是原子结合而成，而原子中间电子绕中心，亦如日会行星绕日之太空。西方哲学家 Hume Berkeley 以至康德所言，与佛经形而上学的论证无异。也可以说释迦所见，远在康德之前。佛教哲学之所以今学人看得起，就是这辟妄见的论证。只不该因此而求寂灭，度脱轮回的无边苦海。佛家的道理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可怜的人生”！何苦来？苏东坡何尝不知道色即是空？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为声，目遇成色，即声色乃我所见，非目无色，非耳无声，声色在我不在彼，所见声色，非本来面目，非康德所谓 Das Ding An Sich 也。但是我所见之声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而吾与子所共适。”林子亦愿与东坡共适之。不要像释氏那样悲观吧。

尝阅陈继儒《岭栖幽事》论释氏白骨观法。我想靠这种人生观求解脱，未免太惨了。“白骨观法：想右脚大指烂流恶水，渐渐至胫至膝至腰。左脚亦如此。渐渐烂过腰至腹至胸，以至颈顶皆烂了，惟有白骨。须分明历历观看，白骨一一尽见。静心观看良久，乃思观骨者是谁，白骨是谁，是知身体与我常为二物矣。又渐渐离白骨观看，先离一丈，以至五十丈，乃至百丈千丈，是知白骨与我不相干也。常作此想，则我与形骸本为二物，我转寄于形骸中，岂真谓此形骸终久不坏，而我常住其中？如此便可齐生死矣。”据说服 LSD 亦常可以齐生死，一彭殇。生命虽无常，我不愿意禅定，也不愿意超度了。

此文可为《论色》第一篇，亦可名为《论色相》。今日“色”字，普通指女“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就是作“我有小毛病，我好女人”讲。这是男子的看法，男子不是没有色相的，在女子看来。这话说去就长了。但是人生处世，不可不把“理、性、色、情、欲”诸字弄清楚。

论西洋理学

孟肯(H. L. Mencken)专门攻击新英格兰(美国在东北诸州)的清净教徒。一九二〇年,他名噪一时,所办的《水星杂志》(American Mercury)那时的美国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他在第一次大战之后,专门嘲谑美国生活中虚伪偏狭,顽固鄙俗的部分。记得他说一个故事,以波士顿的顽固守礼的妇人为对象。话说查尔士河旁,有一对老处女,守礼甚严。有一夏天,她们看见两三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在她们屋前河旁裸体洗浴。羞煞人也!她们赶紧把窗户关住,从百叶窗后窥看。真胡闹,那些裸体小孩洗了一小时还不走。于是两个老姐妹,去向警察报告,辞严义正的抗议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警察慑于两位老处女的淫威,只好来劝那些小孩子,离开一点,在下游去洗澡。第二天,老处女又在百叶窗后窥伺,又去警察局抗议。警察就问“他们不敢在你们窗前裸体洗浴吧?”“没有,可是,我们还看得见啦!”“多远?”“二三十尺”。于是警察又去劝告小孩子再远一点。两位老处女又专在窥伺,所以第三次又来抗议。问多远。她们说有五六十尺。警察有点不耐烦,但是还遵从这些老闺女的意见,劝孩子不要作这种色情诱惑,陷两位老闺女于不义。第四次两位又来抗议。警察问多远。老处女答,一百尺以外。警察愤然说:“请你们两位不要在百叶窗后偷看,好不好?”

这个故事。可以使我们略明清净教徒的社会。新英格兰,真